

张亚清 张石成
藤川美代子(日本)

著

即将逝去的 船影

——
九龙江上『吉普赛人』史迹

海风出版社
HAIFENG PUBLISHING HOUSE



即将逝去的船影

一九龙江上“吉普赛人”史迹

张亚清 张石成 著
藤川美代子(日本)

海风出版社
HAIFENG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即将逝去的船影：九龙江上“吉普赛人”史迹/张亚清、张石成、(日)藤川美代子著. —福州：海风出版社，2009.12

ISBN 978-7-80597-927-4

I. ①即… II. ①张… ②张… ③藤… III. ①渔民—文化史—福建省 IV. ①K295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9)第237543号

即将逝去的船影

——九龙江上“吉普赛人”史迹

张亚清、张石成、藤川美代子 著

责任编辑：刘克

出版发行：海风出版社

(福州市鼓东路187号 邮编：350001)

出 版 人：焦红辉

印 刷：漳州市芗城振兴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：185×260 1/16

印 张：11印张

字 数：80千字

印 数：1-2000

版 次：2009年12月第一版

印 次：2009年12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 978-7-80597-927-4/K·44

定 价：35.00元

序一

记住船影 留住历史

岁月流淌，物换星移，有许多事物是值得人们追忆的。即将成为历史的连家渔船故事，便是其中之一。

过去，在沿海地区的江河湖海，经常可以看到连家带眷生活在水上的渔船，船上人家被称为“水上吉普赛人”。九龙江下游至厦门沿海一带，是这种连家渔船的主要聚集区域。随着时代的发展，这种传统的捕捞和生活方式在逐渐消逝。作为水上人居最为古老的传承之一，如何把它们的故事记录并保存下来，是知情者、更是文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。

张亚清先生出身于九龙江连家渔船渔民家庭，对连家渔船生活有着亲身的感受，对连家渔船这段历史有着深厚的感情。他已先后出版、播出散文集和电视散文《九龙江·连家船》，前

不久又在福建教育电视台《海西文化讲坛》开讲《九龙江上的“吉普赛人”》。在九龙江连家渔船的主要聚集地石码渔村，也有一批热心人在搜留这段历史，张石成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个。尤其难能可贵的是，在厦门大学求学的日本友人藤川美代子小姐，竟也对九龙江连家船的历史情有独钟，还当了连家船渔民的干女儿。这次他（她）们三人合作著成《即将逝去的船影》，图文并茂地记录了九龙江上“吉普赛人”的史迹，为地方史料添上浓重一笔，是一件很值得庆贺的事情。

II | 《即将逝去的船影》采用记述式的手法，讲述了九龙江连家船渔民的历史延承，讲述了他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，讲述了他们的船风民俗和他们所创造的水上文明，还讲述了他们的荣辱与沉浮，使“水上吉普赛人”那种独特的风貌，栩栩如生地展现在人们眼前。在这本书里，您可以感受到他们千百年来喜怒哀乐，感受到他们的美好愿望与执着追求，感受到他们爱憎分明的质朴情感与知恩图报的奉献精神。

如今，连家渔船在历史长河中正远离我们而去。但它作为一种独特的区域性文化，不应当随着船影的消逝而消逝。它应该留在历史的画卷中，留在历史老人的记忆里。

是为序。

2009年7月6日于厦门

序二

不应当遗忘这段历史

程凉江

III

连家渔船作为一种历史，有其发展和演变的过程。九龙江上连家船渔民作为一种常年漂泊水上的特殊群体，也有其发展和演变的轨迹。作为一个生长在九龙江畔，喝九龙江水长大的“陆上人”，我与九龙江上的“水上人”有一段割不断的情缘。当年我在龙海工作的时候，曾多次深入九龙江连家渔船的主要聚集地石码渔村，详细了解水上渔民的历史、生产、生活等各方面的情况，并目睹了他们“改造连家船，发展机帆船”的整个转变过程。前不久，看了出身连家船渔民的作家张亚清在福建教育电视台《海西文化讲坛》开讲的《九龙江上的“吉普赛人”》，这次又看了他与张石成、藤川美代子合作的《即将逝去的船影》，感到十分熟悉又十分亲切，一种“怀旧感”

油然而生。

在石码渔村，我强烈地感受到连家船渔民对过去苦难生活的哀叹。“一条破船挂破网，常年累月漂江上，斤两鱼虾换糠菜，祖孙三代住一舱”“行船走马三分命，为了生活硬打拼”

“山上最苦黄连树，水上最苦渔家人”，这些渔歌、渔谣，至今仍在我脑中留下深刻的印象。我还强烈地感受到连家船渔民对改变落后生产面貌、改变水上生活环境的渴望。渔村干部多次动情地告诉我：为了发展机动捕捞船，开辟外海新渔场，老渔民把准备留作去世后买寿板的“棺材本”、老渔妇把上辈人在婚嫁时添妆的金银首饰、青年渔民把准备办婚事的积蓄统统拿出来投资，支援渔村筹资建造机动大渔船。我也强烈感受到渔民们白手起家、艰苦创业的满腔豪情。“内海是基础，外海是方向”“发展机帆船，打出九龙江”“缩紧腰带，实现机帆化”这些口号，至今仍不时在我的耳际回响。为了记录这段历史，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，由著名作家宋祝平执笔，由我和张亚清配合，曾出版《石码渔民战海记》一书。由于受时代的局限，该书存在不少“左”的痕迹，又未能把连家船渔民在历史上所形成的一些船风民俗、船规帮约，以及渔家水上文明所包涵的丰富内容反映出来。这次张亚清等人出版《即将逝去的船影》，终于较好地弥补了这个不足，使人们可以更全面地了解九龙江上“吉普赛人”的历史，这是很令人欣慰的。

序二：不应当遗忘这段历史

九龙江上的连家船，作为一种“即将逝去的船影”，已经在九龙江上漂泊了几百年、上千年。尽管早期的历史没有过多记载，过往不详，但通过近代船影的漂浮，我们仍然可以从中窥探到早期船影的行踪。对于这一段历史，尽管它是区域性的，但也不应当为人们所遗忘。保留这段历史，就是对前人的感念，对后人的传承。

是为序。

2009年夏于龙海石码

目 录

序一 记住船影 留住历史 桂其明.....	I
序二 不应当遗忘这段历史 庄凉江.....	III
第一章 “水上吉普赛人”的延承.....	1
第二章 在风波里寻找生命的源泉.....	21
第三章 生生死死波水间	55
第四章 独特的船风民俗	73
第五章 波光相映的水上文明.....	101
第六章 与时代的潮汐共沉浮.....	135
附录一 夫妻船 /柳 杞.....	160
附录二 九龙江·连家船 /张亚清.....	163
附录三 别了, 定置网! /张亚清.....	166
附录四 我与九龙江上“吉普赛人”的情缘 /藤川美代子.....	169
附录五 连家渔 船人记连家渔 船史/张石成.....	173
后 记.....	176

第一章

“水上吉普赛人”的延承

一条破船挂破网，
常年累月漂江上，
斤两鱼虾换糠菜，
祖孙三代住一舱。

——渔谣



九龙江水长流不息。她用甘甜的乳汁，养育了一代又一代的江岸人家，且更直接地养育了一代又一代在水上漂泊作业的连家船渔民。何谓连家船？缘于船上渔民连家带着常年生活在水上，随着渔汛的变化和鱼群的迴游而流动，今天漂泊到这个水域，明天漂泊到那个水域，今天停靠在这个港湾，明天停靠在那个港湾。他们上无片瓦，下无寸土，以水为田，以船为家，一年四季飘忽不定，故有“水上吉普赛人”之称。随着历史的演化和时代的变迁，这种连家船正在逐年减少，仅存的小部分连家船，其生产和生活方式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。这是一种即将逝去的船影，迫切需要人们抓紧去追踪并留下它的史迹。

九龙江上连家渔船到底繁衍和延承了多长的历史呢？由于水上人家没有完整的族谱，史书上又较少有这方面的记载，只能依靠渔家先辈流传下来的记忆，有说延承24个世代，有说延承26个世代，有说没有那么长，有说可能更长，但都不可信。但通过一些史书的记载和传说，我们还是可以找到一些蛛丝马迹。

据《福建渔业史》记载，从原始社会至封建社会初期，古越族中有一支东越族，属于海洋古利亚种（黄种）的一支派，从亚洲北方南下，其最先头的一支到达中国南方，部分定居在

福建等地，其中大多数选择在靠近江海流域的丘陵上居住，以闽江、汀江、九龙江和晋江流域为最多。到春秋战国时期，他们的后裔闽越族，有许多聚居在沿海、沿江、沿溪流域，开始习惯于水上生活，常年驾驶木舟在江河湖海中猎捕水中食物。他们是最早从事“福建渔业”的开拓者。另据《福建民族之由来》文史考证，从福建出土的文物推断，大约在3000年前，生活在九龙江一带至厦门岛上的人类，为古越族的后代。自秦汉以后，中原汉族逐渐南迁入闽，与闽越族融合通婚，其中部分成为今日福建沿海沿江沿溪汉族渔民的始祖。

由于常年累月从事鱼虾捕捞，许多猎鱼者便“终岁舟楫”，连家带眷生活在水上，被称为“蛋民”。为什么叫“蛋民”？据说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，有一次在征战中逃难坐过连家船，他感觉船在水中，犹如一只浮蛋在水面上左右晃动不已，事后便赐水上人家予“蛋民”的称号。因为蛋字下面有一个“虫”字，颇感不雅，便把那个“虫”字改换为元旦的“旦”，由此便造出了一个“蛋”的新字。

九龙江连家渔船有历史记载的可追溯到明朝时期。据《龙溪县志》记载，漳州、石码、海澄，也就是在九龙江下游至江口一带，“滨海事舟楫”而从事渔猎的渔民，明代为龙溪县十一都水居社，清代隶属十一都石码，民国三十五年隶属石码镇龙江保。通过这段记载，我们可以推测，至少在明朝时期，九

龙江上专事鱼虾捕捞的水上人家，已经拥有一定的规模。因为那时就已经有了“水居社”，也就是在水上聚居的人家。

在九龙江沿岸人家，早时一看到连家船渔民，男的称之为“白水仔”，女的则称之为“白水婆”。为什么在仔和婆的前面加上两字“白水”呢？这并非表明他们常年累月漂泊于白光流水之间的意思，而是另有一段历史缘由：九龙江下游有条支流叫南溪，南溪之畔现在有个白水镇，古时候这里是个乞丐云集的荒凉之地，置有多处的乞丐营，当时被称为“白水营”。后来有一批乞丐见南溪靠近海边，盛产鱼虾，便置船于水上，终年栉风，乘桴破浪，日夜劳作，追鱼撒网，并在水上娶妻生子，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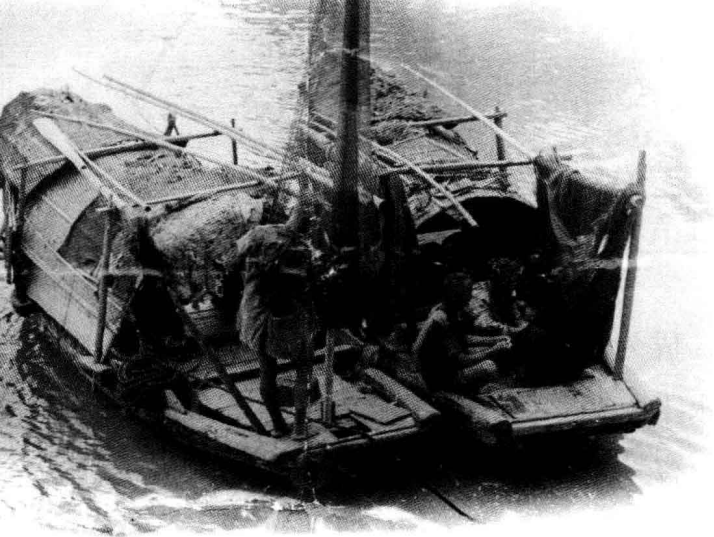
一辈子生活在波光流水之间，成为九龙江上较早一代的水上游民。久而久之，陆上人便称水上人为“白水仔”“白水婆”，并一直延承下来。通过“白水仔”“白水婆”这两个名称的由来，说明九龙江上的连家船渔民，祖先并非从开始就生活在水上，也并非都是古越族的后裔，而是由于时代变迁和生活所迫，从陆上人沦为水上人。这一个“沦”字，使他们的社会地位，由此比陆上人低下一个等次。

繁衍及近代，九龙江下游一带的连家船渔民，形成了以张、黄、欧、阮、杨五大姓为主体的水上群居。他们都是从九龙江沿岸的村落，下江下海以捕捞为生而沦为水上人的。他们虽然沦落水上，但寻根溯祖，他们的先祖，大都拥有大小不等的光环与荣耀。

张姓。张姓的开基始祖叫张岳华，系河南省松江府清河县张家堡人，明万历年间在南京任县令时，因为犯案逃遁至九龙

张姓渔船（虎网船）▶





◀ 欧姓渔船（手网船）

江一带，其第三子张勾礼为生活所迫，开始下海以捕捞为生。现九龙江上的张姓渔家，系从漳州市龙文区浦口村张氏大房祖分流出来的。

黄姓。黄姓的祖先系南宋驸马黄天从，在元兵南侵时奉杨太后懿旨，与宋朝其他官员一起，保护南宋闽冲郡王赵若和南逃广东崖山，被元兵追剿后又驾船转向福州，船队到厦门浯屿岛海面时遇上强台风，大多数船只被台风刮翻刮沉，黄天从命大，所乘船只没有被翻沉，被刮到漳浦和龙海港尾交界一带海岸。赵氏后裔后来在漳浦建了个仿宋建筑赵家堡，而黄氏后裔则陆续散落在九龙江沿岸，部分后裔添置渔船下江下海从事捕捞。九龙江上的黄姓渔家，多数从角美的石美、南门、壶屿等村落沦落江海从事捕鱼。

欧姓。欧姓祖先系明洪武年间的屯中郎中欧阳仪，其后裔南迁时，有一分支流落到九龙江沿江沿处。九龙江上的欧姓渔家，是从龙海市程溪镇塔潭村欧氏二房祖分流出来的。

阮姓。说到阮姓，人们往往会把他们同《水浒传》中的“阮氏三雄”联系起来，而他们确实是“阮氏三雄”的后裔。在

元兵南侵时，“阮氏三雄”的部分后裔因避难逃至厦门和龙海一带。就像《水浒传》中描绘的关胜爷承续他的老祖宗关云长骑赤兔马舞青龙刀一样，这批逃难到九龙江口的阮氏后裔，亦承续他们的老祖宗水上捕捞的旧业，一直延传至今。

杨姓。杨姓的祖先是宋度宗的妃子杨淑妃的弟弟杨亮节，在元兵追剿他全家时逃难至厦门，后又移居浯州（金门），其一些后裔或“耕山”，或“渔海”。所谓“渔海”就是下海捕捞，延传至今。

九龙江上的连家渔船，通常以宗族和宗亲关系形成“帮头”，大“帮头”中又分为若干个小“帮头”。大“帮头”一般体现宗族关系，小“帮头”一般体现宗亲关系，即家族近亲关系。各个“帮头”由宗族或家族中最有权威的长辈作为领头人，即闽南语中所说的“家长是大”。“帮头”的名字，都是以渔船回港停泊时的固定地点命名。连家船渔民因出江出海时到处漂泊被称为“水上吉普赛人”，但他们在漂泊过程中既有临时停泊点，也有固定停泊点。渔船出海，船到哪里停泊在哪里叫临时停泊点。到渔汛淡的“歇海”时节或过年过节，他们大都要返回固定的停泊点来休整渔船网具，或组织宗族、家族中必须开展的一些敬神祭祖等民俗活动。而这个固定的停泊点，大都是不同“帮头”连家船渔民从陆上人沦落为水上人的地方，通常都是他们的祖籍地。他们与固定停泊点的一些村民，多多少少都有同宗同祖的宗族关系。但也有部分“帮头”

因为姻亲关系，或为了方便出海捕捞，变迁了固定的停泊点。在上个世纪40年代，九龙江口形成有石美、西良（州头）、中港、福河、龙海桥、流传、溪墘、海澄、海沧、浮宫等十大渔船帮。在这些大“帮头”里面，又分为数十个小“帮头”，分布在九龙江下游沿处36个港湾。这样的分布，按渔民的话说，叫着“四散五港门”。“港门”是指港湾，“四散五港门”意指渔船像散沙一样分布在许多地方。上个世纪50年代党和政府开展“互助组”和“合作化”运动，渔业互助组一般由小“帮头”组成，合作社则一般由大“帮头”组成。

除了九龙江下游形成这些连家渔船的大小“帮头”之外，在九龙江口东面的厦门岛和鼓浪屿两处渔港，也有部分渔人连家带眷驾舟捕鱼。这部分渔人，多数为明末清初生活在九龙江沿岸的江内渔民，因不满内地贪官污吏的欺凌与压迫，结伴驾



◀ “龙海桥帮”
固定停泊点